

馬教的心

郭靖宇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老舍的 教育思想

郭靖宇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勇敢的心/郭靖宇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5153-3114-0

I. ①勇... II. ①郭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16148号

责任编辑 侯群雄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 www.cyp.com.cn

门市部 010-57350370

编辑部 010-57350401

印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规格 700×1000 1/16

印张 41.25

插页 1

字数 825千字

版次 2015年2月北京第1版

印次 2015年2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册

定价 56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57350337

1. 民国初年 西阳县城内 晨 外

云白天青，朝阳初升，似有似无的晨雾中，密密匝匝的都是黑瓦白墙的皖南民居，街上行人来往。鸽哨声中，一群鸽子从屋顶回旋掠过。远远传来一群学生的读书声：“子曰：见危授命，见利思义……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……”

十几个年龄相仿的少年在室内上课，十来岁的霍啸林和赵舒城并肩同坐一桌。一脸硬朗的赵舒城认真而大声地念着文章。戴着一副硕大眼镜的霍啸林眯着眼睛在玩着什么，虽也跟着摇头晃脑，显然他根本没有读书。

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……仁者不忧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惧……”一个大铁钉子被霍啸林用一块磁石吸住，发出啪的一声，读书声被打断了。教书先生斥道：“霍啸林，你又在搞什么？”所有学生都看着霍啸林，他将磁石吸附着的大钉子举了起来：“子曰，磁石能吸大钉子，大钉子……”说着，他卡了壳。

赵舒城喝道：“霍啸林，还不快向先生认错，好好读书！”

“等会儿，我把诗做完！大钉子……”突然，街道传来铜锣声，霍啸林猛地睁大了眼睛，扔掉眼镜，大声地喊着：“杀人啦——又杀人啦——”他率先冲出学堂，同学们蜂拥而出，教书先生想拦也拦不住。

2. 西阳县街道 晨 外

孩子们从小胡同里跑出，街道的小广场上有士兵站岗。两个五花大绑的男人被当兵的推了出来，摁倒在地。霍啸林和赵舒城挤过人群，看到士兵用枪对准了两个人的头，一个体若筛糠，另一个咬牙愤恨。赵金虎的大军靴咚咚作响，这个地方军阀迈步站在广场的高台上：“今天为什么要杀人，不是我赵金虎爱杀人，是这两个狗东西该杀！期限早他奶奶的过了，这两个人不但抗拒还造谣惑众！说本司令搜刮民脂民膏，屁话！老百姓不纳税，我拿什么养活当兵的？没有了当兵的，土匪流寇早就把西阳县城吃啦！今天老子毙了他们，就是杀鸡给猴看，我倒要看看，以后哪个还敢违抗本司令的军令！”

霍啸林撇着嘴歪着眼睛看着赵舒城：“赵舒城，难怪你爹要送你去省城念西洋人开的大学堂，你爹天天杀人，全西阳的现大洋都被你爹收回你们家去了吧？”

赵舒城脸色很难看，突然推开霍啸林，冲了出去，竟拦在枪口前：“不许随便杀人！”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赵金虎更是瞠目结舌：“呦？我儿子！”赵舒城大声说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！”赵金虎看着旁边的师爷侯学问：“我儿子说什么呢？”侯学问恭敬地答道：“这是孔夫子的话，意思是……”“什么他奶奶的孔夫子……”赵金虎示意下边的副官，“他奶奶的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我儿子抱开！”副官冲上去将赵舒城抱走，他挣扎着：“不许杀人，杀的人越多百姓越会反对你！”

赵金虎一声号令：“枪毙！”啪啪，刽子手的枪响了，两个男人倒在血泊中。赵舒城仍在副官的怀里挣扎着，大声地喊着：“不！”

3. 西阳霍家院落 日 外

手里玩着吸铁石的霍啸林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，迈着四方步在自家的院子里边散步。小丫头樱桃儿端着大食盒低着头走来。霍啸林一脸的坏笑：“站住！”樱桃儿无奈，止步。他用吸铁石上的大钉子去扎樱桃儿的手。樱桃儿躲闪开。霍啸林唤道：“樱桃儿，过来，让本大少爷掐一下。”樱桃儿怒目以对：“你要再欺负我，我就把你假装眼神不好弄个眼镜糊弄老爷的事告诉老夫人。”霍啸林假装害怕，说：“哎哟，你快走吧，我惹不起你……”

樱桃儿得意地走了，霍啸林突然从她身后出手，在她脸蛋上狠狠地掐了一下。樱桃儿吓得将食盒扔在地上，叫了起来。“掐着喽——我霍啸林文韬武略，天下第一！”霍啸林扮着鬼脸跑了。

4. 十年后 西阳霍家院落 日 外

戴着一副更大眼镜的霍啸林，一生长袍马褂，走起路来完全是个纨绔子弟。迎面端着食盒的樱桃儿已经长成了大姑娘，亭亭玉立。“站住！”霍啸林喊道。樱桃儿无奈，止步。他轻俏地唤道：“樱桃儿，过来，让本大少爷掐一下。”樱桃儿又气又恼：“你……”霍啸林说：“哎，别拿老太婆吓唬我，她都瘫在床上好几十年了，本大少爷文韬武略，天下第一，从来就不怕她！”

樱桃儿闪身要走，霍啸林拦在她前面：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处过，就得让本大少爷掐一下！”樱桃儿无可奈何：“大少爷，求你了，别欺负我，昨儿老太太问来着，我怕……”霍啸林说：“你怕什么？我都不怕你怕什么？”

“我怕……”话未落音，霍啸林出手在她脸上掐了一把，樱桃儿羞臊，连忙快步离开。霍啸林紧随其后，找准机会又在她屁股上掐了一把。樱桃儿没想到会有第二下，尖叫一声，食盒扔到了地上。霍啸林坏笑着向她抛媚眼。樱桃儿杏眼圆睁刚要发怒，却突然变了脸色。霍啸林一脸坏笑：“怎么样，樱桃儿，舒服吧？”樱桃儿神情焦急地说：“大少爷——”霍啸林说：“怎么了？”樱桃儿看到老爷霍绍昌带

着三四个家丁出现在霍啸林的背后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老爷——”

霍啸林猛地回头，大惊，忙将眼镜戴到脸上，假装书呆子，用手揉着眼睛：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爹，这两天书读多了，眼神儿越发不济了，老疼。”霍绍昌用手点指着：“混账！你奶奶跟我说你经常调戏小丫头，我还不信，今天专门在这等你，没想到抓个正着！这般齜齜东西，还配提读书二字！”霍啸林想要解释，霍绍昌已抡起巴掌抽了过来，打在他脸上，眼镜飞出。霍啸林踉跄跌倒在地，嘴角流了血。霍绍昌示意几个家丁，大喝：“绑了！”

5. 西阳霍家大院 日内

侧卧在榻上的老太太霍白氏已经七十多岁了，瘦小枯干，满头白发，却一脸威严。霍绍昌扑通跪倒：“母亲大人在上，霍绍昌养出这种败类来，实在是对不起祖宗！该怎么处置，请母亲大人定夺。”

霍白氏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让我定夺？好哇，给我打死！”

霍啸林被绑在了房外的条案上，一听要打死，龇牙咧嘴，连忙喊着：“我的祖母大人呐，您就是观音菩萨转世，大慈大悲啊！孙儿有错不至于打死啊，您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！”

霍绍昌冲门外怒喝：“混账东西，你给我闭嘴！”又回过头来恳求着：“娘……”

“不舍得打？抬我出去，我自己动手！打死这畜生我霍白氏在祖宗面前拍着胸脯子认账！”霍白氏不知为何对霍啸林如此这般仇恨。

霍啸林歪头看到站在一旁的樱桃儿，气儿不打一处来，低音恐吓道：“樱桃儿，你在死老太婆面前告我的状，你诚心想害死本大少爷？”

樱桃儿惊慌地说：“我没有……”

“那死老太婆怎么知道我爱招你？”

“不知道谁跟老夫人说的，老夫人昨天审我来着，我……”樱桃儿辩解着。

“你就招了？”

樱桃儿说：“老夫人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不敢骗她……”

里间，老太太压低声音说：“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他这般轻浮放荡，跟他娘如出一辙……”

霍绍昌说：“快二十年了，母亲大人还提她做什么？”

“是，快二十年了，有几年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，可自从这小兔崽子长大成人以后，行动做派处处都像他娘，天天在我眼前晃悠，恨得我真想把他碎尸万段！”霍绍昌痛苦地回忆着，不敢抬头迎接母亲的目光。霍白氏突然大声唤道：“樱桃儿，你给我进来！”樱桃儿一惊，连忙进屋。老太太将家法扔在地上：“老爷不舍得下手，

樱桃儿，今几个就由你替我执行家法！从小到大他一直欺负你，是你娘养的你就给自个报仇，打死了我们霍家绝不让你偿命！”樱桃儿看着地上的家法，乱了方寸。

不得已，樱桃儿捧着家法出来，挥手让站在外面的两名婆子退下，挥舞起家法猛力打去。霍啸林痛苦地闭上眼，家法却重重地打在地上。他睁开眼，很是意外，樱桃儿正给他递着眼色，再次挥舞起家法。霍啸林夸张地呻吟着，家法再次落在地上。

霍啸林吡哇乱叫声传进里间，霍白氏眯着眼睛品着，霍绍昌有些心疼。霍白氏冷笑道：“心疼了？”霍绍昌说：“不敢，就算母亲大人让我亲自动手，我也绝不手软。”霍白氏说：“好！那你就出去看看该不该亲自动手。”

霍啸林张大嘴停住了叫喊，樱桃儿也傻了眼。霍绍昌一把夺过家法，狠狠地抽来，霍啸林连忙大声喊道：“爹——”后半音符被惨叫声替代。

樱桃儿慌乱地跑进房里，扑通跪倒：“老夫人，别让老爷打了——”霍白氏怒斥：“大胆！还敢替他求情？我的话你都不听了，信不信连你一起打死？”樱桃儿害怕地低下头。惨叫声声入耳，血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，霍啸林疼晕过去了。

霍绍昌回到里间，霍白氏朝他挥挥手，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，用手帕给他擦汗，说：“打累了，也气坏了吧？”霍绍昌答道：“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母亲大人，儿子不孝，对不起霍家祖宗！”霍白氏说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要想对得起祖宗，赶紧再娶一房。”霍绍昌支吾着：“母亲大人，我跟您说了多少遍了，啸林他是我儿子，错不了！”霍白氏说：“你说多少遍也没用，我心底就是犯嘀咕。你敢说你不含糊？你就敢保证那贱女人……”霍绍昌打断她，央求着：“娘——”

“行行行，我不说了，就算他是你儿子，你要是孝顺，多给我再生几个大胖孙子不好？”说着，霍白氏话锋一转，“我那小丫头樱桃儿怎么样？”

霍绍昌一惊，忙说：“母亲大人，您别生那小丫头的气，她不敢打大少爷也是……”霍白氏说：“我就知道，叫她打，她指定会作假，我今天就是想让你看看，这丫头人品咋样？她宁愿自己挨打受罚，也不舍得打在你儿子身上一下，心眼儿不错吧？”霍绍昌说：“樱桃儿打小在咱家，心眼好我是知道的。”霍白氏起了笑容：“嘿，要的就是你这句话，日子我都算好了，下个月十二，咱家办喜事！就让樱桃儿给你续了弦，她年轻身体结实，娶她为的就是多给我生几个大胖孙子，什么门当户对啥的咱们家就不讲了。”霍绍昌惊道：“什么？母亲大人……万万不可！”霍白氏脸一沉，亮起了嗓门：“不可？你今天可说了，你那混账儿子任凭我惩罚，你要是不答应，老娘我就亲手打死那小兔崽子！”外间，霍啸林被惊醒，听了连忙大声呼喊：“祖母大人饶命，祖母大人就是观音菩萨转世，大慈大悲！别打死我……”喊着喊着，他一阵疼痛，又晕了过去。

6. 西阳霍家院落 日 外

霍啸林再一次与樱桃儿狭路相逢，樱桃儿一愣，脸瞬间红了。霍啸林一瘸一拐连退三步，深深地鞠躬：“樱桃儿姨娘，霍啸林这厢有礼了，从小到大都是我的错，我手欠，我以后……我掐我自己！”他说着就在自己脸上掐了一把，“您当了我小妈以后，可得在那个老不死的……不对，可得在我祖母大人面前多说几句我的好话，我这条小命可就全靠您了。”霍啸林没有听到樱桃儿回话，疑惑地抬起头来，看到豆大的泪珠从她脸上滚落，他慌了神：“别哭啊，这要是让人看见，说我把小妈欺负哭了，我可就真没命了！”樱桃儿哭得更凶，转身跑开了。

7. 西阳霍家老太太房 日 内

一瘸一拐的霍啸林踏进门来，冲着里间张大嘴无声地骂着，他忍住心里的愤怒，戴上眼镜，假装高度近视地走向里间，看都不看，跪地便拜：“孙儿霍啸林给祖母大人磕头请安——”霍白氏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：“磕错地方了，你奶奶我在这儿呢！”霍啸林假装一愣，连忙回过身去，看到霍白氏卧在他背后的炕上：“祖母大人恕罪，我最近书读太多了，眼神儿越发地不济了。”

霍白氏不屑地说：“你这套鬼话留着糊弄你爹吧，还书读多了，你用心念过一天书吗？打小就装眼神儿不济，弄个破眼镜子糊弄你爹不就是为了贪玩不念书吗？”霍啸林语塞：“我……”霍白氏斥道：“你什么你，别看你奶奶我瘫了，我的眼睛雪亮，脑袋瓜子不是糨糊桶！这些年我没拆穿你，那是我懒得搭理你！”霍啸林索性把眼镜摘了下来，梗着脖子：“子曰，虎毒不食子，你可是我奶奶，你……”霍白氏呸道：“我这个瘫老太太没念过书我都知道这不是孔圣人说的！你还子曰子日的，别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人现眼了！既然你今天来给我磕头请安，我就把话说在明里，不想被打死就早早地给我滚出霍家！下个月十二，你爹要续弦了，来年我们霍家又会添丁进口，你这个大少爷，爱哪儿去哪儿去，我们老霍家不稀罕了！”霍啸林一瘸一拐地出来，回头嘟囔着：“我就不走，我气死你个老不死的！”

8. 西阳戏园子 日 内

黄梅调女伶，一个漂亮的转身亮相，优美的唱腔飘散全场。霍啸林色迷迷地看着舞台上的角儿。赵舒城说：“好你个霍啸林，学会捧戏子了！”霍啸林目不转睛，说：“这不是知道你要回来嘛，为了招待你我得先把点儿踩好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戏班子才到西阳五天，我每天都来，这姑娘叫阿梅，美死了。人生一世，要是能得这样一位红颜知己，那也真是……”赵舒城打断他：“行啦，别酸了，你有点出息行不行？”霍啸林说：“我挺有出息的，四书五经我全读完了，不信我给你背一段。”赵舒城不屑：“你爹还拿这些破玩意儿给你醍醐灌顶啊？”霍啸林斜着眼说：“破玩意

儿？哎，赵舒城，我记得你从小最推崇圣人之道啊！怎么成了破玩意儿？”赵舒城说：“我说霍啸林啊，你应该到外面去看看大世界，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守着浅水当蛤蟆了。圣人说的话是有些道理，可早就过时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这次你就跟我离开西阳，你脑子聪明，到了外面一定可以大有作为！”霍啸林豪气地说：“好！是应该大有作为，不过，大丈夫立业先成家。赵舒城，你再帮我看看，这个梅姑娘怎么样？”

赵舒城莫名其妙：“什么怎么样？”霍啸林兴趣盎然地说：“我比你大一岁对吧，老大不小了，也该成家了。我想向梅姑娘求亲，下月十二是个好日子，我爹要续弦，梅姑娘要是答应嫁给我，我跟我爹说，我们爷俩的喜事一起办，这样能给我们老霍家省不少现大洋呢！”赵舒城气得无语：“你……”霍啸林毫不在意：“你比我小一岁，你没有办法理解我的心情，我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在家里成天挨打，一点尊严都没有，娶了媳妇，就是堂堂正正的男人了，腰杆挺得直直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再出去闯荡，一定大有作为！”赵舒城说：“可……就算要娶媳妇，你娶个戏子，你爹能答应吗？”霍啸林说：“戏子怎么了？哎，你爹给你娶那六个小妈，四个是戏子！”赵舒城无言以对。

台上梅姑娘唱到最精彩之处。霍啸林大声地喊着：“好！赏——”梅姑娘瞟向他，他挥挥手，梅姑娘送来秋波，他如痴如醉。

9. 西阳赵司令府 日 内

赵金虎问道：“什么？跟霍绍昌的儿子叙旧去了？”侯学回答道：“是啊，大少爷说，他们是同窗好友。”赵金虎点点头：“也是，我儿子从小在西阳念书的时候，老霍家那小兔崽子就成天在我儿子身边贴着。”赵金虎说这话时一直在琢磨着什么，他言语中的深意，别人很难揣摩。

10. 西阳霍家院落 日 外

霍绍昌问：“你说大少爷去码头接了赵金虎的儿子？”下人回道：“是，大少爷腿脚不利索，就让我拉车送他去的，从码头上接了人，我又把大少爷他们送到戏园子去了。”霍绍昌一甩袖子示意下人离开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冤家！”看来霍绍昌非常担忧霍啸林和赵舒城来往。

11. 西阳戏园子 日 外

赵舒城和霍啸林并肩而出，老板追了出来，喊道：“霍大少爷请留步，梅姑娘想请二位少爷喝杯茶。”赵舒城意欲离去，霍啸林拉住他不放：“真的？走，梅姑娘请喝茶！”赵舒城不耐烦地说：“要去你去，我可没心思跟个戏子喝茶。”霍啸林从腰间拽出一个手绢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只金镯子：“你看，求亲的礼我都备好了，今

天有机会见面，那就是老天爷长眼啊！你可是我的同窗好友，你给我壮壮胆子，当个见证人！”

赵舒城无奈，只好返身随了霍啸林进去。片刻，梅姑娘推门而入，霍啸林连忙站了起来，她只看了一眼，没理他，转向赵舒城：“这位，可是赵公子？”赵舒城一愣，不解其意。霍啸林答道：“啊——是，这是赵公子，赵舒城，我的同窗好友，是我约他一起来的。他今天来吧，主要是给咱们当个见证人，我……”他说着就从身后拿出了手绢包着的金镯子。梅姑娘仍然没理他，说：“赵公子，民女阿梅想求见令尊赵司令，可否请赵公子代为引荐？”赵舒城和霍啸林都愣了，相互对视。

12. 西阳赵司令府 日 内

赵金虎大踏步而来，侯学问跟在身后。梅姑娘袅袅婷婷地起身，面带微笑。赵金虎愣了，回头说：“混蛋东西，是个漂亮姑娘，你怎么没告诉我呀？”侯学问点头哈腰。梅姑娘深深鞠躬：“民女阿梅见过赵司令。”赵金虎打着哈哈：“不用客气，你是我儿子的朋友，找我有何事啊？”梅姑娘说：“我与赵公子只一面之缘，哪敢称朋友，只是想见司令又没门路，迫不得已才求了赵公子。”赵金虎心里奇怪了：“想见我？”梅姑娘笑道：“是啊，听说赵司令是天下无双的盖世英雄，民女仰慕已久。自古英雄爱美人，我听说赵司令府上有四位夫人进门之前和我是同行。民女阿梅自幼学戏，唱着唱着就不年轻了，要是能在未老之前给自己寻个好归宿……只是不知道，阿梅有没有先前那四位姐姐的福分？”赵金虎倒吸一口凉气，又惊又喜。侯学问在一旁眼珠子乱转。

13. 西阳赵司令府院落 日 外

侯学问快步跑出，高喊一声：“备车，送客——”梅姑娘款款地走了出来。霍啸林迎上前：“啊啊——不用麻烦了，我陪梅姑娘走回去就行了。”侯学问一板脸，没等他说话，赵金虎的大嗓门就从里屋传了出来：“用得着你陪？”霍啸林连忙缩身，赵金虎快步来到他身旁：“臭小子，刚才梅姑娘说你天天去捧她的场？”霍啸林嗫道：“是……”赵金虎说：“明儿个不许去了！”霍啸林应道：“啊——”赵金虎提高声音，斥道：“啊个屁啊！从明儿个起，梅姑娘的戏，本司令全包了。”

赵金虎说完不再理睬霍啸林，一把把赵舒城搂在怀里：“儿子，我儿子十年来没回西阳，孝顺了，回来就帮你爹找了这么个大美人！”赵金虎压低声音说：“嘿，比你之前那几个小妈都俊。”转而哈哈大笑：“日子定下了，下月十二，咱们家办喜事！”赵舒城迷惑地说：“什么喜事？”赵金虎用手指点正走过来的梅姑娘：“我还没说明白？见过你八娘！”赵舒城傻了，霍啸林更是张大了嘴。梅姑娘无视霍啸林的存在，袅袅婷婷地来到赵金虎和赵舒城面前，行礼，说道：“赵公子，多谢引荐。

司令，下月十二，我等您的花轿。”

梅姑娘走了，百爪挠心的霍啸林干张着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此刻，赵金虎在他脑海里已经死了几十遍了。他正发愣着，赵金虎大喝一声：“臭小子！”霍啸林给吓得一激灵，连忙倒退两步，赵金虎上前指着他的鼻子：“刚才的话你记住了，再敢去戏园子捧我八姨太的场，我敲碎你的脑袋瓜子！”霍啸林吓得屁滚尿流。

14. 西阳茶楼 日 内

霍啸林和赵舒城对坐在茶楼里，像两尊泥像。二人抬头，互相看着对方，突然同时一拍桌子，指着对方。两人都顿住了。霍啸林怒道：“你，你先说。”赵舒城骂道：“霍啸林你混蛋，带我去听戏，又给我听出个八姨娘来！”霍啸林骂道：“你爹混蛋！他强抢民女，恶贯满盈，你想想你之前那四个戏子小妈，哪个不是戏班子的头牌？到了西阳没唱几天就被你爹霸占了！我的梅姑娘指定是迫不得已，她觉得自己已经深入虎穴，逃也逃不了了，才主动要嫁给你爹。她是为了保命！”赵舒城说：“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我爹又不是阎王！”霍啸林说：“你爹是活阎王！半个月前你爹平了宋家寨，把宋大个子和他四个儿子全砍了脑袋！”赵舒城说：“那是他们犯了法！”霍啸林说：“你也是西阳老家，宋家寨没地的老百姓为了生计，聚到一堆开荒种地，打打野物，采采药材，好歹能活命，结果就被你爹定了是土匪，就给杀了！”赵舒城说：“土匪就是土匪，我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霍啸林说：“他收捐收税总得有个幌子吧！这剿匪的捐收了十年了，咱们西阳附近哪儿有土匪？有人联名请命让你爹免了这剿匪的捐，结果带头请命的被你爹打成残废……你说，你爹不是活阎王？他成天这么杀人，梅姑娘能不害怕吗？”

15. 西阳赵司令府 夜 内

赵金虎把酒杯重重地墩在桌上，一脸的不高兴，六个花枝招展的姨太太陪着吃饭，没一个敢出声。赵金虎黑着脸：“怎么着，出去晃荡了一圈，毛就长齐了？居然敢管起老子来了！”赵舒城耐心地说：“我不是要管爹，那宋家寨是民非匪，西阳县的老百姓都心知肚明，你这不叫乱杀无辜？”赵金虎说：“屁话！你一走十来年，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土匪？山是我的山，他们随便开荒打猎挖草药，又不纳税，就是匪！”赵舒城说：“你是怕没匪可剿就收不上剿匪的捐吧！”赵金虎有点恼了：“是又怎么样？弄不来银子老子拉起这么一大摊子人马喝西北风啊！”赵舒城说：“难怪省城每天都有学生们上街游行，打到反动军阀，这个国家掌握在你们这些人手里，是国家的灾难！”赵金虎把酒杯啪地摔在了地上，瓷片飞溅：“你说什么呢你？”

二姨太看准时机，连忙起身拉住赵金虎：“司令，您别动气，大少爷好不容易回来的。大少爷，你也太不懂事了，回来就惹你爹生气。”所有的姨太太跟通了电一样，

集体发难：“就是啊，大少爷，你可得懂事。”“就是啊，大少爷，可别惹司令生气。”“就是啊，大少爷，少说几句吧。”“就是啊，大少爷，好不容易吃顿团圆饭，别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”赵金虎满耳聒噪，怒道：“都给我闭嘴！老子跟我儿子说话呢，用得着你们插嘴，都给我滚！”

16. 西阳戏园子内房间 夜 内

正在卸妆的梅姑娘发现窗子被人轻轻地敲动，皱了皱眉头，走过来打开窗子，窗外露出霍啸林的脑袋。他扒在墙头上，喘着粗气。梅姑娘说：“霍家大少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霍啸林一脸诚挚，恳切地说：“我就是想问问梅姑娘，自从你到西阳，我天天都来捧场，对你有情有义，你看出来了没有啊？”

“看出来了又怎样？”梅姑娘说。

“我知道，你嫁给赵金虎是迫不得已。咱们私奔吧，逃出西阳，赵金虎就不能把你咋样了！”

“我听说你是霍家的独苗，家大业大，你要跟我私奔？”梅姑娘有些惊异，颇感兴趣地问道。

“对，其实我今天带着同窗好友赵舒城来，就是想让他给我壮胆，我要向你求婚。”

梅姑娘眉头微蹙：“向我求婚？”

霍啸林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对呀，梅姑娘，我想娶你！”

“来世吧！”梅姑娘冷冷地说道。

“不行！求亲的礼我都备好了，不管你答应不答应，我都得送给你！我可是把祖传的金锁化了，才为你打的这只镯子，你收着。”说到激动处，他就去掏兜，忘了自己正悬在空中，一松手，立刻失衡。

梅姑娘轻声惊呼：“哎，霍大少爷！”霍啸林陡然醒悟，连忙去抓窗台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手只在窗台边上搂了一把，没扒住，只听咣当——扑通，掉了下去。梅姑娘冲到窗台前，眼见霍啸林落地，惨叫着。她轻声询问：“霍家大少爷，你没事吧？”

霍啸林呻吟着：“估计腰没折腿也折了，梅姑娘，看在我一片痴情的份上，就跟我私奔吧，这是我给你打的镯子，你要是不收下，这一辈子我都好过不了。”

霍啸林把手帕打开，高高地举着镯子。梅姑娘有些感动，但很快，她的神色变得冷峻，回头向屋里的方向望了望，转过头来压低声音说：“霍家大少爷快跑，当兵的听见动静来抓你了！”

霍啸林惨叫一声，一骨碌爬了起来，撒腿就跑，身影消失在戏园子后墙根胡同

的夜色中。

17. 西阳霍家厅堂 夜 内

霍绍昌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霍啸林习惯性地腿一软，跪倒在地。霍绍昌怒道：“我霍家，诗书济世，耕读传家；他赵家，不学无术，横行霸道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我霍绍昌的儿子，怎么能跟他赵金虎的儿子厮混在一起，而且一混就一整天，大半夜你才回来？”霍啸林表情木讷，魂魄已不知在何处神游。霍绍昌喝道：“从今以后不许再见赵舒城！”说着，他又一巴掌拍在桌上，声音响脆。

霍啸林惊醒，连忙去摸眼镜：“这两天书读多了，眼神儿越发不济。哎，我的眼镜呢？”他这才想起眼镜已经被扔了，懊悔不已：“眼镜呢……”

霍绍昌大失所望：“瞧你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滚回房里睡觉去！”

18. 西阳茶楼 日 内

霍啸林和赵舒城又凑到了茶楼里。霍啸林把整个脸都拧成了个问号：“你是说……咱俩去贴无头帖子？”

赵舒城信心满满地说：“对，不能再由着他赵金虎胡来了！为了全西阳的人民，我们必须这样做！”

“可是……要是让你爹知道了，他可是要杀人的！”

“怕什么？我是他儿子，要杀让他先杀我！”赵舒城毫无畏惧，霍啸林有些犹豫。“不要这么悲观，只要咱们把帖子贴满西阳城，肯定能把全城的人都鼓动起来，就算我爹真的是活阎王，他还能把全西阳的人全杀了？那个时候，全城上下团结一心，不由得我爹他不低头认错！我意已决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，斗争决不能只停留在嘴上，从今夜开始，你我一起行动！”

“我……不行，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……”霍啸林退缩着。

赵舒城突然说道：“想想梅姑娘。”

“啊，这里边有梅姑娘什么事啊？”

赵舒城说：“一旦我爹低头认错，民主将来到西阳，民权将回到人民的手中，那个时候，梅姑娘还会因为害怕军阀赵金虎而要给他当小老婆吗？那个时候，我就再陪你去向梅姑娘求亲，我相信，你一定会成功！”

霍啸林张大了嘴，半晌，突然狠狠地一拳砸在桌子上，茶具哗啦啦直响：“干啦！”

1. 西阳县街道 夜 外

阒无人际的街道上，赵舒城趁着漆黑的夜色，抱着一大堆布告，潜身形而来，霍啸林拎着糍糊桶紧随其后。偶尔有巡夜的兵丁经过，赵舒城和霍啸林迅速潜入黑暗中，赵舒城镇定地观察着，霍啸林浑身颤抖，大气儿不敢喘，满脸憋得通红。兵丁们的脚步声在清冷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。

巡夜的兵丁消失在夜色中，赵舒城说了声“走”，一个箭步蹿了出去，却发现霍啸林没有跟上，回头催促：“走啊？”还是没动静，赵舒城说：“孔子曰杀身成仁，孟子曰舍生取义！我们是替西阳黎民百姓讨回公道，是为了大仁大义，何惧牺牲生命！霍啸林，你出尔反尔，临阵脱逃，算什么男人？自古美女爱英雄，就你这副德行，梅姑娘会喜欢你？别做梦了！”一听梅姑娘，霍啸林又犹豫了。赵舒城向他伸出手：“把糍糊桶给我，你不干拉倒，我一个人干！”

霍啸林说：“干！谁……说不干了，可这么干不行。你想啊，你是赵金虎的亲儿子，万一咱俩都被抓了，他肯定砍我的脑袋不砍你的脑袋呀。”赵舒城又要急，霍啸林连忙伸手示意他让自己说完：“我是这个意思，咱俩义结金兰吧！”

赵舒城说：“拜兄弟？”

“对呀，你我成了义兄义弟，真要出了事，你爹多少能给点儿面子。”

赵舒城笑道：“好主意！你我从小在一块读书，早就情同兄弟了，拜！”

趁着月色，两人跪倒在关帝庙中。赵舒城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我，赵舒城，今日与霍啸林结为兄弟，从今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……”他发现霍啸林没有动静，就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霍啸林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比你大一岁，我是兄，你是弟，得我先……”赵舒城说：“噢，对，你比我大一岁，你先！”霍啸林说：“我，霍啸林——该你了。”赵舒城无奈，只能跟着说：“我，赵舒城——”

“我二人今日结为兄弟！”

“我二人今日结为兄弟！”

霍啸林大声说：“只求生死关头，相互保命！”赵舒城说：“也是，能在生死关头相互保命的，那便是兄弟了。”

霍啸林说：“该你了。”

赵舒城又跪在了地上，大声说：“只求生死关头，相互保命！”

霍啸林说：“关圣帝老爷在上，兄霍啸林。”

赵舒城说：“弟，赵舒城。”

霍啸林说：“叩首——”两兄弟整齐叩首，月光中的关公凛然注视着这一切。

不久，月色中，两个黑影如鬼魅一般，在酉阳的胡同小巷出没，一个在墙上刷糨糊，一个贴布告。赵舒城一边贴一边还念着：“反动军阀赵金虎，刮地三尺，横征暴敛……”

2. 酉阳县街道 晨 外

布告前已经聚集了很多，有个读书人模样的念着：“反动军阀赵金虎，刮地三尺，横征暴敛，草菅人命，恶贯满盈，自封保安司令之名，实为人民公敌。”另一处布告张贴处也围了很多，有几个小学生胆大，念出声来：“苛政猛于虎，打虎要靠英雄多，唤酉阳父老同心协力，斗争军阀……”不一会儿，一队兵冲散人群。领头的走上前，撕下告示，凝神看着，神色惊慌。当兵的用枪托、皮鞭驱赶着看热闹的人们。

茶楼里，品着茶的霍啸林摇头晃脑：“唤酉阳父老同心协力，斗争军阀，抗苛捐杂税，拒滥杀无辜，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！”

赵舒城鼓掌激赏：“好！霍啸林，四书五经没白读，这帖子写得言简意赅，连没念过书的老百姓都能听得懂！”

霍啸林有些洋洋得意：“那是，你大哥我文韬武略，天下第一！”

“看你这副德行。”赵舒城笑道，双手抱拳，恭敬地说：“大哥，这一夜，您辛苦了。赵金虎肯定得派当兵的去撕告示，咱们不怕，明天晚上接着贴！”

霍啸林端着大哥的架势，得意地说：“就依兄弟的。”

3. 酉阳赵司令府 日 内

赵金虎勃然大怒，将告示攥成一团，砸在师爷侯学问的脸上。侯学问腿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赵金虎怒道：“一连三天了，他奶奶的到底是谁干的还查不出来，你是个吃货啊！”

侯学问说：“我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！虽然还没有查出来是谁干的，但至少可以肯定，必然是对缴税纳捐心怀不满之人。”

“屁话！不是心怀不满之人，难道是我赵金虎的小老婆！”六个姨太太笑得花枝乱颤。赵金虎骂道：“笑个屁呀，全滚！”六个姨太太扭着屁股走了。

“司令放心，我已经布好耳目，您再多给几天，我保证把主犯给您提溜出来！”

赵金虎说：“你还想要几天啊，就一天！明天天黑之前我要见不着贴告示的正主儿，就砍下你的脑袋瓜子挂到城墙上！”

4. 西阳霍家厅堂 日 内

霍绍昌正襟危坐，神色凝重，几名乡绅围坐在一旁。一名年老的乡绅说：“这无头帖连贴了三天，全县上下民心大振，这时候要是有人站出来，必定一呼百应，我们几个这才商量前来请霍先生。”

一名年纪轻点的乡绅说：“霍先生是前朝举人，儒林魁首，学问好，有担当。咱西阳县，您和他赵金虎向来是一文一武，平起平坐，这时候您不出头谁出头啊？”

众乡绅纷纷说：“是啊，西阳父老请霍兄出头，带着大伙扳倒他赵金虎！”

霍绍昌沉默不语，思忖良久，双手抱拳：“承蒙各位抬爱，实在是惭愧，在下一介书生，人微言轻，能做得了什么？如今乱世，但求关起门来清清静静地读点书，做做学问。你们说的事，实在爱莫能助，各位，请回吧。”说着，他端起茶杯。管家立刻高喊：“送客——”

年轻的乡绅激动地站起身来，说：“霍先生，您可别忘了，二十年前他赵金虎可是霍家的家奴，现如今他疯狗一样四处咬人喝血，您不该不管啊！”

霍绍昌把茶杯重重地墩在桌上：“张员外，二十年前的事就请您不要再提了。”

5. 西阳霍家老太太房 夜 内

霍绍昌亲自为霍白氏按摩着残疾多年的腿。霍白氏说：“儿子，我听说这些天街上有热闹？”

霍绍昌叹道：“可不，有人连续三天贴了无头帖子，骂得赵金虎体无完肤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西阳百姓民心所向，斗倒赵金虎指日可待！”

霍白氏不屑一顾地说：“民心斗倒枪子儿？我七十多岁了，这种事儿，压根没听说过。”

“娘，您是没看到那无头帖，写得好啊，全县上下都在传颂。真不知是哪来的英雄豪杰，这胆识，这文章，倒有点儿像年轻时的我呀！”

“甭管哪来的英雄豪杰了，看好你那混蛋儿子是真的，他可没听你的话，每天跑出去跟赵金虎的儿子鬼混，连着三四宿都没回家睡觉了！”

霍绍昌惊疑，转而忧惧，布满杀气：“什么？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我非打折他的腿！”

竹帘之后，樱桃儿听了对话，心头一揪，很明显，她担心霍啸林又要挨打了。

6. 关帝庙 夜 内

霍啸林得意洋洋，神情极其夸张：“孙子曰，上兵伐谋……”

赵舒城说：“等会儿，你还读了孙子兵法？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，我都是把论语放上面，孙子兵法放在下面，偷着读的。我告诉你，要想打败敌人，你得用谋略，动脑子！你想啊，咱连贴了三天帖子，敌人必定有所防备，尤其是今夜，街上的眼线少不了！孙子还曰，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。今夜，咱们得玩虚的，帖子，不贴了！”

赵舒城说：“不行！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斗争！一点儿风险都不敢冒，那叫什么斗争？明天看不到帖子，西阳的百姓就会觉得我们怕了，我们怕了他们就会怕，没有勇气怎么能打倒反动军阀？今夜的帖子一定要贴，不然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”

“赵舒城，我是兄你是弟……”他想不出词来，一转身，跪倒在关公像前：“关老爷呀，天下所有结拜的兄弟都拜的是您，三天前我与赵舒城义结金兰，我是兄，他是弟，可他现在不听我的话，您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我这当兄的不能白当，我不能让弟弟去冒险……”

“你就是个胆小鬼，你不去我去！街上不是有眼线吗，今天我贴到赵金虎他家门口去！”赵舒城说着拎着浆糊桶扭身就走，霍啸林回头望去，坏笑着。他转过头来向关公像抱拳：“关老爷，谢谢您啊，您真好使，我一拜您他就自个儿去了。其实我不是怕被抓着，我霍啸林可不是书呆子，我动若脱兔身轻如燕，当兵的抓不着我！今儿晚上不能跟他一起去贴无头帖子，那是因为我是有另一桩要紧的事要办。告辞啊，告辞！”

7. 西阳戏园 子夜 外

戏园子门口站着几个大兵。霍啸林进了戏园，绕到后墙，捋胳膊挽袖子，将长衫的大襟也系在了腰间。他看了看三楼一扇亮着灯的窗，运足了气，飞速跑向墙，脚蹬墙面，奋力向上爬着，借助窗台、砖缝，他很快就将两只手搭在了三楼的窗台之上。他扒稳了窗台，喘息着，腾出一只手来，理了理头发，深吸了几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呼吸平静些。他伸手敲了几下窗户，没有人回应，压低声音呼道：“梅姑娘，我算好了时辰，这个时候刚好散戏，您正在里边梳妆吧。霍啸林冒死前来，请梅姑娘打开窗户让小生一诉衷肠……”

一个声音从他身后传来：“我在这儿呢。”霍啸林循着声音扭过头去，发现梅姑娘的身影出现在戏园子后墙根里。他看了看亮着灯的窗户，思忖着，说：“梅姑娘——啊——”霍啸林没抓稳，又一次从三楼掉了下来，屁股摔在地上，狼狈不堪。

梅姑娘快步走上前说：“霍家大少爷，你没事吧？”霍啸林想了想，忍住疼痛，运足力气，一个鲤鱼打挺，却没起来。他一咬牙，呀的一声，又一个鲤鱼打挺，起来了。梅姑娘说：“霍大少爷好身手。”

霍啸林讪讪地说：“那是，我霍啸林文韬武略，天下第一。”梅姑娘忍不住笑了。霍啸林觉得自己有点不正经，连忙调整状态，掸去身上尘土，抱拳说：“霍啸林冒